

疑点

〔日〕

松本

Seichō
Matsumoto

清张

著

陆求实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疑点

〔日〕

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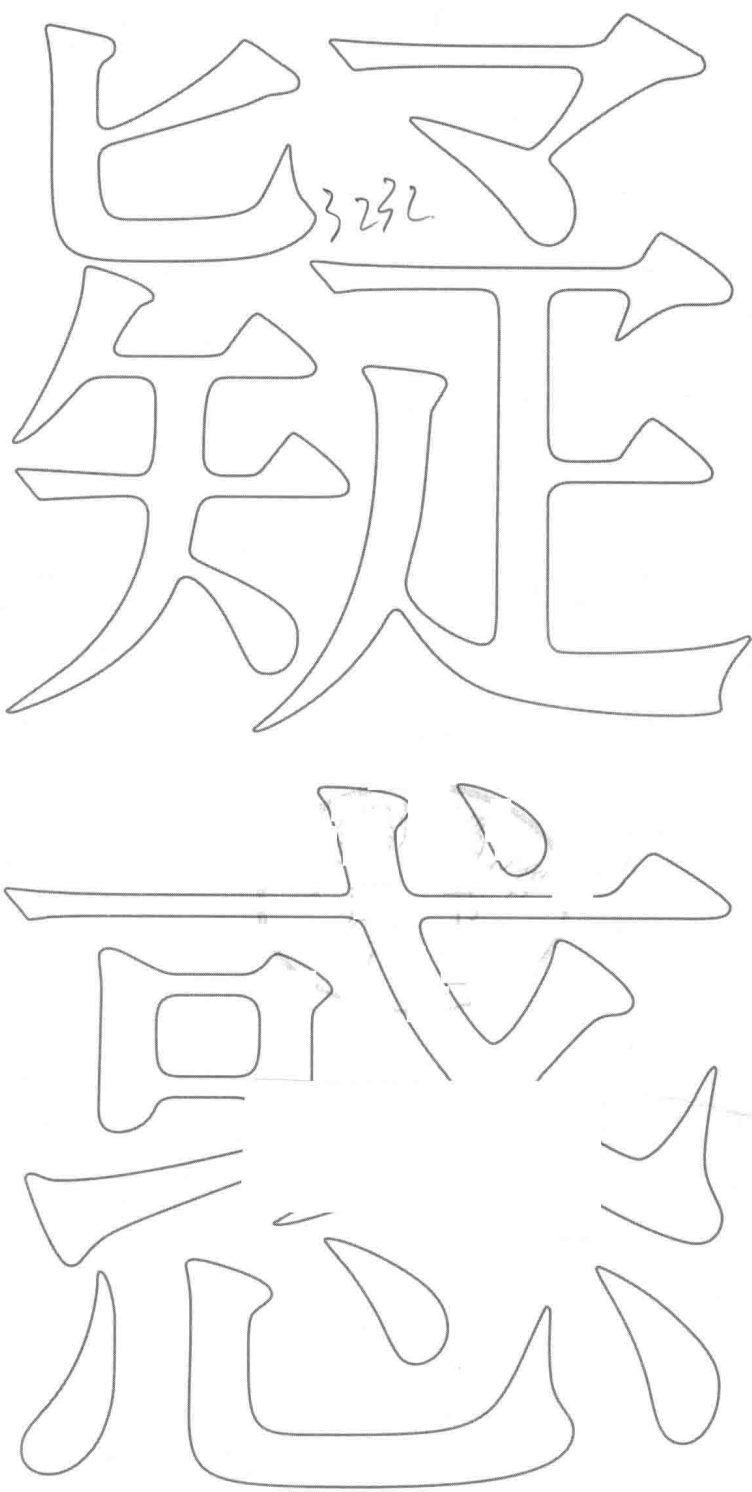
Seichō
Matsumoto

清张

著

陆求实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疑点 / (日) 松本清张著 ; 陆求实译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9.3
ISBN 978-7-5596-2884-8

I . ①疑… II . ①松… ②陆… III . ①推理小说 - 日
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3059 号

GIWAKU by MATSUMOTO Seicho

© 1982 MATSUMOTO Yo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in 1982.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ATSUMOTO Yoich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 01-2018-8728

疑点

作 者 : [日] 松本清张

译 者 : 陆求实

责任编辑 : 史 媛

特约监制 : 赵 菁 杜 思

装帧设计 : 42 Studio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4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7 印张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884-8

定价 : 39.80 元

未经许可 ,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 010-82069336

目录

疑点

-

1

不幸的名字——藤田组伪钞事件

-

101

疑点

十月上旬，北陆¹秋来早，但距离红叶满开尚有一段时日。从T市可以清楚地看到，界划越中与信浓²的立山群峰最高峰的峰顶上，已经零零散散地落了些新雪。T市是县厅³所在地。

《北陆日日新闻》社会部的记者秋谷茂一在市立综合医院探望过住院的亲属后，乘电梯从五楼下来。一楼是个宽敞的大厅，设有挂号窗口和发药窗口，兼病人候诊室。大厅里摆放了好多张长椅，前来领药的院外患者挤满了长椅，等候着叫到自己的名字，好上前取药。没叫到名字的，只好盯着长椅旁放置的电视屏幕，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穿过大厅往门口走去的秋谷，粗粗的黑框眼镜后的目光，在长椅差不多居中位置的候诊人群中的一个满头白发的后脑勺上停住了。长长的脖颈、瘦削的肩膀，非常明显，从背后看，他也能知道，那是律师原山正雄。原山正在低头看书。

秋谷将眼镜往上推了推，将浑圆微胖的身体斜着挤入长椅间的空隙，紧挨着原山瘦削的肩膀坐下来。

律师的脸从书后抬起来，秋谷微笑着，冲这张脸轻轻点头打

1 北陆：指日本新潟、富山、石川、福井四县靠日本海一侧工业地域的总称，因地理位置相当于旧时的北陆道，故称北陆。

2 越中：今富山县，旧时属北陆道。信浓：又称信州，今长野县，旧时属东山道。

3 县厅：即县公署、县政府。日本的县为一级地方自治体，相当于中国的省。

了个招呼。秋谷的脸长得圆乎乎的，鼻子的位置明显长低了，所以笑起来显得有些滑稽。

“先生，您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嗯，是啊。”原山苦笑着答道，“秋谷君，你也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啊，我没有不舒服。”

“就是嘛，你看上去那么壮。”

“我是来看望住院的亲戚的，准备回去呢。这不，正好看到先生的身影……先生，您还要等上一会儿吗？”

“我在等着拿药……有什么事？”

“我想和您说点事。”秋谷压低声音说道，似乎对周围的人心怀戒意。

原山略点了点头，但脸上的表情好像并不怎么感兴趣。秋谷见状，便“唰”地起身，走到最后一排长椅的后面，站在那里，眼睛望向电视屏幕。

发药窗口喊了声原山的名字，原山起身来到窗口前，接过递出来的收费单据，又走到隔壁的收费窗口，付了钱。窗口里面的人在收费单据上敲上章，原山再回到发药窗口，交上收费单据，终于拿到了鼓鼓囊囊的一大袋药。

一直等在后面的秋谷这时快步向原山走过来。

“先生，您是什么地方不大舒服啊？”

“肝脏。慢性的，已经十来年了。”原山皱起眉头说。

“哎哟，这倒是挺麻烦的，一直就没好过吗？”

“毕竟是慢性的嘛，不可能一下子就好转。最近我感觉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就来看看医生，每隔三天还得过来取一次药。”

脸色暗淡无光的原山，说话腔调里带着一点嗟气。

“真希望快点好起来，还有重要工作等着先生去做哩。”

原山将药袋子和书装入手提包，点着头接口道：“啊啊，是啊。”可是声音却有气无力。

“先生，您的车在什么地方？”

“哦不，这儿离家不远，我走着回去，就当是散步了。医生也建议说，要尽量多走走。”

“那我就陪您走一段吧！反正我要回报社去。”

原山用警惕的目光看着秋谷，什么话也没说。

瘦削的律师和身材微胖的新闻记者并肩走在洒满温煦阳光的街道上。嗯，准确地说，是秋谷假靠着原山的肩膀。

“先生，鬼塚球磨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秋谷一边让自己的步子与律师的步伐合上拍，一边若无其事拉家常似的问道。

“你问健不健康是吧？鬼塚的身体健康得很啊。”原山满不在乎地回答着。

“那女人长得真高大，身高一米七二，体重六十一公斤，身上很有股子魔力啊……先生在拘留所和她见面的次数，有十多次了吧？”

“差不多吧。”

“鬼塚球磨子还一直那样硬撑着？”

“那个女人嘛，一点都没有软下来过。”

“还是一个劲儿地宣称自己无罪？”

“她那性格就是喜欢说个不停。”

“先生您真的相信鬼塚没有犯罪吗？”

“秋谷君，我可是被告人鬼塚球磨子的辩护律师，假如我不相信被告人无罪，我是不可能站到法庭上去的。”

“可是，在认定犯罪行为的前提下，律师不是还可以替被告人争取酌情量刑吗？”

“被告人现在坚决否认犯罪。所以，作为律师我只能替她做无罪辩护。”

“鬼塚被捕之前，我采访过她。当时警察为了抓到有力证据，故意没逮捕她，让她自由活动了将近一个星期。那时候她神气得很啊，一口咬定跟事件毫无关系。像这样左肩向上抬起，身体挺得笔直，这是那女人的习惯动作。到底是个魅力四射的女人，还是很能唬住人的。她太能说会道了，一旦说起来，根本停不住。她虽然高中的时候就退学了，大概去东京当陪酒小姐的时候还是学了点东西吧，说起话来显得相当有智慧，思路清晰，还知道不少法律术语，那样子真看不出她背地里居然和东京新宿的黑社会有瓜葛。不过，当我提的问题触及事件核心的时候，她突然一下子就光火了，推搡着我的胸口叫道：‘跟你这种家伙没什么好说的，快滚！’这女人毕竟人高马大的，力气好大，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想想她背后有新宿黑社会的势力撑着，我心里还真有几分怕呢。”

“你在哪里见到她的？”

“就是在那女人以白河福太郎老婆的身份住进白河福太郎家里的时候。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前，那女人刚撺掇白河重新改造过，别看是在乡下，弄得时髦得简直叫人吃惊，大门还是电动的。我被她一路推搡到大门外面。”

“那是因为你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连续刊登文章，认为鬼塚是出于骗取三亿日元保险金的目的，开车载着她丈夫福太郎，连车带人一起从新港湾码头冲进海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从车里逃生，引导了舆论。”

“不是我引导舆论，因为那就是鬼塚球磨子干的啊。白河福太郎今年五十九岁，父母亲传给他的山林、耕地，加上市内一幢用来出租的楼房，据说总资产大约值两个亿。他妻子十年前就死了，独生儿子在三年前的冬天带着儿媳去谷川岳登山，结果遇难，夫妇两个也死了。福太郎拿这个儿子当宝贝一样，简直就是他的精神支柱，儿子的突然去世令他的情绪非常低落。儿子死后，留下三个孩子。两个上小学四年级，一个上中学一年级，均由福太郎抚养，说是他抚养，其实是雇了两个保姆来替他照顾。所以，他可不是那种可怜兮兮的孤寡穷老头。”

律师在一旁点头，记者接着说道：

“这个福太郎，因为山林生意时不时要往东京跑。大约事件发生的一年前，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请他去新宿的酒吧喝酒，当时在场作陪的就是鬼塚球磨子。平时不化妆的时候看着不怎么样，化上妆之后她可妖艳得不得了，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个子高挑，浑身充满了魅力。个头矮小、身材瘦削的福太郎对球磨子一

下子着了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何况他独身了整整十年。球磨子也从对方那里得知福太郎是北陆的富豪，起了贪念，于是使出浑身解数讨他欢心。在球磨子面前，这位乡下土豪跟小孩子没什么区别，当天晚上，他就带着球磨子去情人旅馆享艳福了。从那以后，福太郎被球磨子迷得晕头转向，每月要从T市往东京新宿跑两趟，每次去总是和球磨子黏在一起，一待就是三天，这样一来越来越忘不掉她了，他还不知道球磨子和新宿的黑社会有关系呢……”

原山的鞋底在路面发出声响，稳步走着。

“看看时机差不多了，球磨子就向福太郎施加压力，要他和自己结婚，福太郎都没多考虑便答应了。因为他对球磨子已经着了迷，现在对方主动提出结婚，他正求之不得哩。于是，球磨子开始住到T市的白河家里来了，并且同福太郎登记结婚。接下来她马上给福太郎买了一份保险额高达三亿日元的人身保险，那是事件发生的半年前。那一小段时间里，福太郎过得还算幸福。”

原山叹了口气，将手提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秋谷继续往下说：

“可是，福太郎的孙子、上中学一年级的宗治十分讨厌球磨子，他住到了死去的母亲的娘家家里，因为把一个底细不清的女人娶回家，他开始对祖父产生了憎恨。两个妹妹也跟着哥哥一同离开了家。死去的儿媳妇的娘家也非常不满，和福太郎断绝了来往。接下来就发生了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大雨之夜的那场事故：球磨子开车，福太郎坐在副驾驶座上，结果车子以时速四十千米的速度开上新港湾A号码头堤岸，冲进了海里。这是球磨子有预

谋的犯罪。”

律师低头看着脚下缓缓走着，仿佛想确认脚下有什么东西似的。

“可是，球磨子被捕前居然还上了本地的电视报道，在镜头前厚颜无耻地声称车子坠入海中是一场意外事故，还说事故是因为福太郎驾驶不当造成的，自己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车子掉下海时的冲击力震碎了前风挡玻璃，因为自己会游泳，便下意识地从前风挡玻璃处钻出车子，游到岸边，但是没有力气再去帮助福太郎脱身，等等。她在电视上一口咬定，福太郎完全不会游泳。鬼塚球磨子说的话，T市的市民看了电视谁都不相信，警察调查后发现，鬼塚球磨子曾经涉嫌欺诈、恐吓、故意伤害等，一共犯有四项前科，这下这个毒妇的嘴脸才被市民广泛知晓。可是，假如法庭被她的能言善辩蛊惑住，万一判她无罪，你想想会怎么样？市民肯定是不满的。我是为了替市民表达他们的情感，才动笔写下那些东西的。”

秋谷说着，鼻尖上冒出了汗珠。脸膛红润的他总是给人一种浑身充满了活力的感觉，夏天不用说了，就是冬天脸上也常常渗出一层油腻腻的汗来。在《北陆日日新闻》社会部，他是最活跃、最被引以为傲的记者。

“东京的出版社旗下的周刊杂志的记者们跑到我这里来，采写了抓眼球的报道，把鬼塚球磨子说成是‘北陆第一毒妇’。鬼塚球磨子事情之所以传遍整个日本，都是由你在《北陆日日新闻》上写的连载报道引出来的。”

“一共有三家周刊杂志采访了我，我把我掌握的线索全都说了，他们都兴奋得不得了，还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采访，然后才回去的。”

“他们跑到警察那里，仔仔细细地打听了一圈呢。”

“这是采访的惯常做法嘛，就算是周刊杂志也一样。”

“我读了从那之后的周刊报道，从内容上讲，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材料，就是把你的报道改头换面重新抄一遍而已。你从一开始就进行了仔细的调查，扎入了问题的核心才写的，甚至有些问题如果不是相关搜查人员的话根本就不会想到的。”

“那是，我在搜查人员的家门口蹲守了好些时候呢，一早一晚突袭采访才弄到的第一手材料，搜查本部才不会告诉你呢，除了些不痛不痒的东西。”

“你的报道完全采用了搜查人员关于鬼塚具有犯罪嫌疑的看法。”

“先生认为我是搜查方面的代言人？我可是客观公正地采访，然后一一对证查实，没有囫圇吞枣地接受从搜查人员那里得到的线索，而是自己分析整理过的，基本上都能站得住脚，基于调查结果才写出报道。从现有证据来看，鬼塚球磨子的嫌疑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连鬼塚这个姓氏听上去吓人也成了证据之一吧？她是熊本县出生的，名字球磨子取自那里的球磨川。”

“没错。鬼塚球磨子，缩略了读就成了‘鬼球磨’，也就是‘鬼

熊’¹。”

“‘鬼熊’这个名字，世人应该还记得吧。”

“鬼熊事件”发生在大正十五年²。千叶县香取郡久贺村农民岩渊熊次郎因为遭女人背叛，于是将那女人连同她母亲一并杀死，又赶到山间小屋，一把火点着了木屋，然后闯入屋子砍死了情敌，只身逃走。在逃跑途中又砍伤两名巡逻警察，其中一人不治身亡，熊次郎逃跑到房总山中躲藏起来。千叶县警察局局长在多古警署设置了搜查本部，调动全县警力将房总山团团围住，从八月二十日到九月末，搜了将近四十天仍然没抓获在山中东躲西藏的熊次郎，在外圈包围的警察和进山搜捕的警察全都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东京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跟踪报道，还给熊次郎起了个绰号叫“鬼熊”，“鬼熊”这个名字一下子传遍全国，几乎成了“枭雄”的同义词。最后，来自佐原的一名急功近利的记者暗地里与熊次郎接触上，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将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并以《山中告白》的标题独家刊出，轰动一时。

“这个名字，和为了骗取保险而谋杀亲夫、与鬼畜没什么两样的冷血女人的形象最贴切不过了。”

“这个名字的确让她吃了亏，因为这个名字谁听过都不会忘记的。”

“这只不过是个先入为主的样本似的符号。不管怎么样，法

1 “球磨”两字在日本姓名中的读音是“くま”，与“熊”的读音相同。

2 即1926年。

官总是会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因素，客观冷静地审理案件的。当然，我也一样会站在冷静、科学的立场上为被告人进行辩护。”

“但是先生，话又说回来，鬼塚球磨子和一个孙子孙女都有了富有的老头结了婚，结婚后马上就给丈夫购买了保险额高达三亿日元的人身保险，接着就发生了车子冲进海里的事故，丈夫溺死在车里，只有球磨子一人得救——这一连串的事情不管搁谁身上，都处于绝对不利的境地，不是吗？”

“正像你说的，这对被告人很不利。可是，刚巧买了一份保险，之后刚巧又发生了交通事故，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像这种情况，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能说是一种偶然。”

秋谷记者停下脚步，从侧面端详着原山律师的脸庞。

“先生打算为她做这样的辩护吗？这完全就是鬼塚球磨子被捕前向大众所宣称的嘛，她在电视上就是这样说的。”

“这和被告人怎么说的没有关系，律师只是基于独立的立场，对事件内容进行分析，然后展开辩护。”

两人继续向前走去。

“您的辩护听上去自信满满啊。”

“既然接受了辩护申请，就要尽最大的努力，这是做律师的职业操守。”

“可是，从得失的角度来讲，很遗憾，您接受的这件案子绝对得不偿失，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同情鬼塚球磨子的，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一个蛇蝎心肠的毒妇，人人都对她恨之入骨。”

“你是在说这样一个坏女人，为什么我还要替她辩护？事实

上，鬼塚在东京先后摊上过欺诈、恐吓、伤害等四件案子，其中的恐吓说是因为她欺诈的受害者向警察告发，结果她记恨在心，从监狱出来后指使新宿的黑社会前去威胁受害者，也就是打击报复。至于伤害嘛，那是因为曾经在球磨子店里工作的一个陪酒女背后讲了她几句坏话，结果被她教训一顿，把脸给弄破了。”

“我知道。警察的调查是，球磨子经营过一家酒吧，后来倒闭了，于是她就在东京做了陪酒女，先后换过好几家酒吧。”

“鬼塚的脾气往往是一点就着，可是她报复心非常强，想报复一个人的话她可以隐忍很长时间，那件恐吓的案子就是，估计在监狱里她就一直在动这个脑筋了。那个说她坏话的，也是事隔三个月以后，她才暗地里和黑社会的人串谋好了实施袭击的。”

秋谷停住脚步，之前劲头十足的态度中忽然出现了一丝忧惧。原山律师瞟了他的侧脸一眼。

“就这样，”原山说，“为这次的案件球磨子闯到我的事务所，要我做她的辩护人。那还是她被捕之前的事了，她好像预感到警察要抓她，认为警察跟她过不去，所以肯定会对她发出逮捕证。她低头鞠躬作揖对我说：‘假如被起诉到法院，希望先生做我的辩护人，拜托先生了！’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没办法回绝她，当然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也知道这是一桩得不偿失的辩护，连我老婆和儿子都反对我接球磨子的案子。我儿子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对我说，要是别人知道我老爸替鬼塚球磨子辩护的话，我还怎么有脸见人哪！”

“.....”